

不變的存在

大同高中 王詠甯

急促的鳴笛聲劃過了夜，劃破了深夜間原有的寧靜，急駛過空蕩、冰冷的柏油路面，車內所有的不安圍繞在忙亂間。那夜，您從家中的樓梯摔落，我的心也跟著那一摔，碎了一地。

我侷促不安的隔著玻璃看著外頭的景色，一彎殘缺的月，一片扭曲的世間，描繪放肆在我心中的恐懼，那股恐懼如海嘯般吞噬我的心靈，看著玻璃反射出的自己，魂飛魄散似的，任憑全身流下膽戰的汗水，剩下慘白的面目。

那白色一間間急診室，處處充滿家屬哀傷的背影，一面面漆得油亮牆面，醫院，令我墜入無止境不詳幻想的深淵，畏懼，無止境地在腦海徘徊打轉著。我看著您兩眼直盯著天花板，發直的眼神，睜大著眼，看得出您強忍著傷痛，雙手緊抓著病床旁的欄杆，試著分散腳上的痛楚，但臉上藏不住強忍的陣痛，那種痛，像是刺穿皮膚般，遍布表面，脹紅了消瘦的臉頰，眼角充滿了血絲，嘴角微微顫抖……。

最終，您忍不住腳上傷痛的折磨，將強忍而囚禁的眼淚，釋放出大牢，大滴大滴的從你那消沉的臉頰緩緩留下，融入稀疏、蒼白的髮中，那淚珠直直落在我心頭上。

然而，那神情，那滄桑的神色是我在您身旁的最後記憶，您最後的容顏，依舊烙印在我心頭，我身旁的您，走了。您走了，至入耳後幾秒，我不敢置信的低頭沉默著，回過神來，瞬間，我的腦中有個角落炸了開來，化成淚水從我的眼角滲了出來；變成叫聲從喉嚨中，無聲的吼叫；剩下的，成了重拳一拳拳的往心頭

打，那一刻，我被悲傷殺死，雙手摀著眼，無力的癱坐在冰冷的地上，地面，僅存我一人的溫度。

送您的最後一路，好長好遠，但我好希望永遠不要走到盡頭，有個無底的空間，陪著您到地老天荒，海枯石爛。到了那，我跪著為您祈禱，多久沒跪著了，彷彿回到從前餐前的禱告，您多希望我可以多唸一些，祈福著上天，感謝著地，但我總是苟且帶過，暗自想著好煩，默默叨念著甚麼時候可以開動，但那刻的我私心的希望就這樣的禱告，能喚回您的心、您的靈。

從關山上池上的路，是我最後一次抱著您，其實我的心情跟那個裝著妳骨灰的甕子一樣沉重，這一路上，我沒有說話，其實我內心有千百萬個想念您，但都說不出口，我就這樣在胸前背著您，心中淚水早已潰堤，但仍故作鎮定的微笑著，不想讓您發現我心中的酸楚，不讓你有一絲絲牽掛，只能默默在心底回想著最後的您、開朗的您、笑容可掬的您，最後一次擁抱您，即使您早已不再有任何的餘溫，僅剩下冰冷的甕子。

遠離城市喧囂，逐狂風於外，花兒靜靜搖曳，草向陽不語，我想這大概就是離天堂最近、最靠近妳的距離吧。金陽，緩緩糝落地面，暖了我早已淒涼許久的心，親愛的奶奶，是不是您正擁抱著我呢？倘若哭瞎了，是不是能喚醒您那熟睡的眼，不，我只願你下次睜開雙眸，是天堂。

珍惜，成了在那不舍晝夜流逝，而替我們留住一尾鮮魚的筓，一切就像美麗的煙花般，留下絢麗火花，唯有用雙眸珍惜著，錯過了，就也只剩下迷茫的煙霧。

想起那夜，陪您到院後，我先走了，來不及陪伴您一起走過最後一個晚上，最後一秒。我望向同樣的空，不一樣的是，那扭曲的夜，殘缺的月，破逆境重出光明，我放下了，似我內心雨過，我釋懷了。奶奶，或許您已沉睡，但你我將以一個不分離的情感共同存在這世間，您沒有走，只是換個方式存在著，永遠永遠存在於我心中。